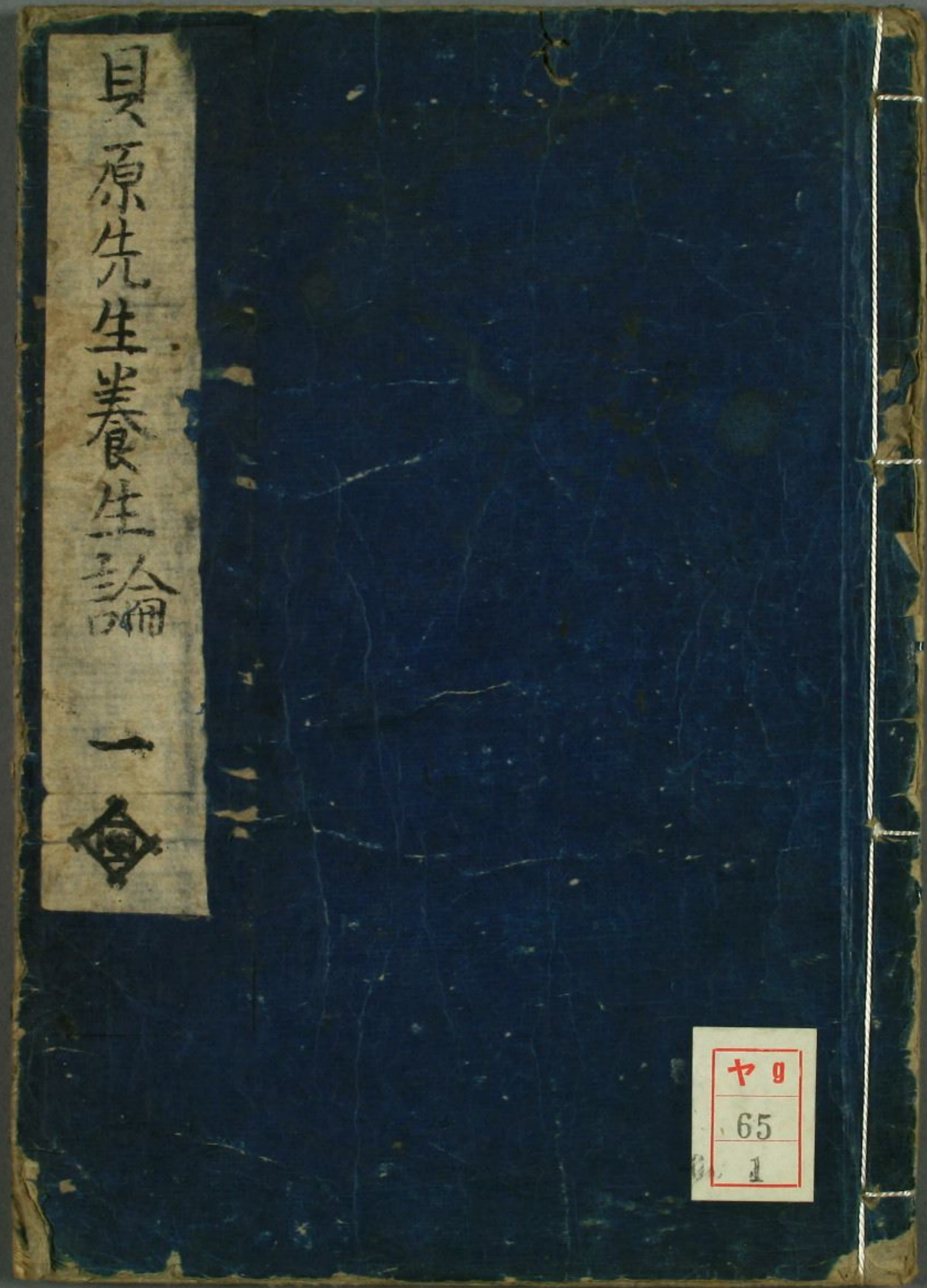


KODAK Clary Scale

LICENSED PRODU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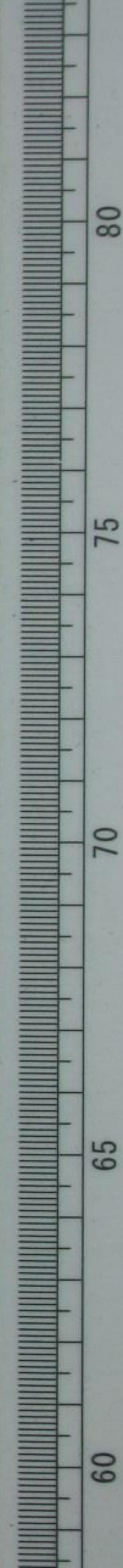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貝原先生養生論

一

ヤ 9
65
1



門中武
孫
65

益軒貝原先生遺稿

養生論

洛陽書舖柳枝軒藏版

養生論敘

古之君子所以養生慎疾者極謹嚴其故何也凡吾之身體血氣皆是稟乎天地父母者而不可為私有豈可敢毀傷而斷喪之耶是仁人孝子之事親事天而成其身者所以養生慎疾而保愛其命也非



養生論敘

若彼方外之士鍊形竊氣苟爲長
生久視之計而逞其欲濟其私之
比也君子之道舍生取義者所以
處變也故貪生背義者君子以爲
恥節慾保生者所以處常也故忘
生徇慾者君子以爲賤夫天之生
物也以太和元氣人資之以爲生

故順而不害之者君子所以奉天
也毀而傷之者小人所以逆天也
是以養生之術其要在順天節慾
而已矣中華之說養生者多是方
外術士之徒故其書往往虛妄不
經其術不順德義之則徒使人心
迷惑固君子之所不取也篤信素

稟氣薄弱恐不能免天札故自幼
有志于衛生之術看書之際每有
古人之言資養生者則隨而抄出
之其不合于道義者舍而不採焉
積年也久而漸至數百條竊謂頤
生之道苟具焉自覺予之幸而免
天札而至耄耋者乃職此之由也

然而編次未成門類未分只恨暮
齡浪倒不能成書予之良友竹田
定直欲助予成志於是採而輯之
次而錄之類分門別此書遂成編
焉幸同志之士有取之以為養生
之助惟選輯之意也予感定直之
秉心塞淵而能成吾素志因記其

事爲之序

寬政二庚戌載正月上弦

筑前州益軒貝原篤信書

養生論目録

卷一

總論 養心氣

卷二

節飲食 戒色慾 求瀕附

卷三

慎起居 四時調攝

卷四

導引調氣 用藥 灸法

卷五

養老 慈幼 樂志

卷一 樂論 養心

卷一

養生論目錄

益軒先生養生論卷一

益軒先生養生論卷一 竹田定直編次

總論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
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
始也

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養生論卷一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朱子曰言父母愛子之心

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

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

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朱子曰疾又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

程叔子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

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按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云云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先

生默然良久曰吾以忘生猶欲為汲取

東坡曰人之至樂莫如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即無是

二者篤信謂君子之所樂者恐不止此
此二者蓋別有至樂者而已

程子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

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

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

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

有此理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

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異端辨正葉氏采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愚按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又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入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又宋呂許公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悟爾謂石蘊玉而東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淺以為然此三說亦皆程子之所見學者合而觀之則異教不能惑之矣

麻希憲語出于宋朝類苑柳公度之言出于唐書

夫生豈輕而利之重也

程子曰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朱子感興詩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曰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

之氣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家語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苦殺之云云
老子曰民之輕死以下求其生之厚注曰過于自養自
愛欲以謀生反惑生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又曰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笑之
是何也所用重所求輕也夫生豈特隋侯之重也

哉

張文潛曰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
之所為則取死之道過半矣

經鉏堂禱志云人在病中百念交冷雖有富貴欲享
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
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古今醫統曰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但愚人不能知此
道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風邪者皆由恣意極
情不知自惜故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風則折
將崩之岸值水先頽今若不能服藥但知愛精節

神亦得一二百年壽也

又曰人生而命有長短者非自然也皆由持身不謹飲食過差淫快無度忤逆陰陽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終其壽

養生延年錄

保生要錄曰松有千年之固雪無一時之堅若植松於腐壤不暮而心蠹藏雪於陰山雖累而不消違其性則堅者脆順其理則促者長物情既爾人理豈殊然則調攝之術又可忽乎

戊午春桃李始華雨雪厚寸許一園叟遽令舉家執杖擊樹盡墮其雪又焚束草於其下以散其寒使

冲和之氣未傷而復是年他家果皆不成熟獨此園大熟意果木之病治之尚有不損况人之有病古可不早治乎故金匱玉函云生候長存形色未病古未入腠理鍼藥及時服浮調節委以良醫病無不愈者矣

衛生寶鑑

古今醫統曰世人不終者壽多天死者皆由不自愛惜

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堙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倦劇也

程子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

千金方曰恣一時之浮意為百年之痼疾可不懼歟古人云犯時微若秋毫成病重如山嶽醫書

古語曰莫大之禍起乎須臾之不忍可不懼乎

寇宗奭云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溉別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

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戒疾本草衍義

又曰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

經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以上經脈別論

文蓋不適其性而強云為逐強處即病生五臟受

氣益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以上王冰註文善養生

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

中也

素問上古天真論曰黃帝問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

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簡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藥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其且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醫學入門保養說曰或問保養修養何以異曰無大異也但修養涉於方外玄遠而非恒言恒道保養不外日用食息而爲人所易知易行然則修養非歟曰據方書神農起鑿藥之方黃帝創導引之術後世傳之失其真耳素問曰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故能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保養之正宗也蓋有節有常而不勞

則氣血從軌而無俟於搬運之煩如中今之動工也
精神內守則身心凝定而無俟於制伏之強如中今
之靜工也盡天年度百歲乃本則自古有生必有
死惟不自速其死耳烏有如今之所謂飛昇超脫
住世之說耶或曰保養既若是之易且顯何今之
夭者多而壽者少耶曰飲食起居動作之間安能
一一由心所主而無所註誤哉香醪美味陳於前
雖病所忌也而弗顧情況意興動於中雖病且危
也而難遏貪名競利之心急過於勞傷而不覺此
古今之壽相遠者非氣稟之異也實今人之不如

古人重其身耳曰吾知精神內守而後飲食起居
得其宜則今之內動外動皆不足取而靜工收斂
精神不亦得其正乎曰若不識盡天年度百歲乃
去機括雖終日閉目只是一團私意靜亦動也若
識透天年百歲之有分限節度則事事循理自然
不貪不躁不安斯可以卻未病而盡天年矣蓋主
於氣則死生念重而昏昧錯雜愈求靜而不靜主
於理則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悅不求靜而自靜此
俗之所謂靜恐亦異乎古之所謂靜也曰若然則
吾儒一敬盡之矣曰聖學至大非某能知但黃帝

亦古聖人也。今不信古聖名言，而信盲人詭異邪說，甚則喪家殞身，見亦謬哉。此吾所以只言保養也。曰：保養可勿藥乎？曰：避風寒以保其皮膚，六腑則麻黃桂枝理中四逆之劑不必服矣；節勞逸以保其筋骨五臟，則補中益氣劫勞健步之劑不必服矣；戒色慾以養精，正思慮以養神，則滋陰降火養榮凝神等湯又何用哉？薄滋味以養血，寡言語以養氣，則四物四君十全三和等湯又何用哉？要之血由氣生，氣由神全，神乎心乎，養心莫善於寡欲。吾聞是語矣，竊有志而未能敢述之，以告我疲

瘵殘疾而不知學者，相與其守乎禁戒以重此身，為萬物之本。

神仙傳彭祖曰：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僊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僊人也。僊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澁僻，不交俗流。然此

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
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
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
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
溫風溼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
近瞋喜毀譽不為累乃可為貴耳

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
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
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
不可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

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
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
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
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
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啣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
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勁刷謂梳也
理髮醇醴醇醴酒也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
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
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

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
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
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
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雷於意泊然無感而體
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
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
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

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
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
險而瘦淮南子險阻之氣多瘦齒居晉而黃本草綱目時珍曰啖棗多令人齒黃一生之驢故養生論云云○推此而言凡所食之
氣蒸性滌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
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
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今者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節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捐身失理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

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文選註濟日一切猶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
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
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
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
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
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
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
以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

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
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
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等年何為其無有哉羨門王喬並古仙人名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
近刑緣順也督也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動
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微曲也砉然騞然奏
進刀騞然用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桑林樂之舞

乃中經首樂名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到此乎
 庖丁釋捨也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天然之腠理批擊也大卻骨肉交際之處也
 導大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骨肉相著處也之未嘗而
 況大軋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衆人之為
 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聚
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
 遲動刀甚微譚然忽然之意已解如土委地提刀
 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好好好
其刀藏之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抱朴子曰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或問曰所謂傷
 之者其非色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才
 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
 汲愛重患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
 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

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飲食即
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
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
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
至久立不至疲臥不至懽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
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
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
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
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
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

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
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
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
多則傷腎此五味尅五臟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
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
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
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
有補瀉之法節宣勞佚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
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艸木以救虧缺後
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

陶真人衛生歌曰

或以為真西山作

萬物惟人為最貴百歲

光陰如旅寄自非留意修養中未免病苦為心累
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
慾間去其甚者即安樂食後徐徐行百步兩手摩
脇并腹肚須更轉手摩腎堂謂之運動水與土仰
面仍呵三四呵自然食毒氣消磨醉眠飽臥俱無
益渴飲饑餐猶戒多食不欲粗并欲速寧可少餐
相接續若教一飽頓充腸損氣損脾非是福生冷
粘膩筋勒物自死禽獸皆勿食饅頭閉氣宜少餐
生膾偏招脾胃疾鮓醬胎卵兼油膩陳臭醃藏皆

陰類老年切莫喜食之是借寇兵無以異炙燔之
物須冷喫不然損齒傷血脉翹食常宜申酉前向
夜須防滯胸膈飲酒莫教令大醉大醉傷神損心
志酒渴飲水并喫茶腰脚自茲成重墜當聞避風
如避箭坐臥須教預防患况因飲一作食後毛孔開
風纔一入成癰瘕不問四時俱煖酒大熱又一作不
須難向入一作入口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隨肺腑成殃
各視聽行坐不必久五勞七傷從此有四肢亦欲
常小勞譬如戶樞終不朽臥不厭縮覺貴舒飽則
入浴饑則梳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寢暗眠神晏如

四時惟夏難將攝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藥不
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吸心旺腎衰何所忌特忌疏
通泄精氣寢處尤宜綿密間宴居靜慮和心意作
氣沐浴盥漱皆煖水臥冷枕涼皆勿喜瓜茄生菜
不空食豈獨秋來多瘡痲伏陽在內三冬月切忌
汗多陽氣泄陰霧之中毋遠行暴雨震雷宜速避
道家更有頤生旨第一令人少暝憲秋冬日出始
求衣春夏雞鳴宜早起子後寅前睡覺來瞑目叩
齒二七回吸新吐故無令緩二字一作人語咽一作嗽玉
泉還養胎摩熱手心熨兩眼仍更揩擦額與面中

一作指時將摩鼻頻一作左右耳眼一作摩數遍
更能乾浴遍身間按胫暗一作須紐兩肩一作縱
有風勞諸冷氣何憂腰背復拘攣噓呵呼吸吹及
咽行炁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力其間斷然百病
皆可治情欲二字一雖云屬少年稍知節養二字
節一自無愆固精莫妄傷神氣莫使苞羽火中燃有
能操履長方正於名無貪利無競縱向邪魔路上
行一作縱向一歌一百行一作周身自一作無病
中未一能一行一百行一作周身自一作無病
孫真人衛生歌曰天地之間人為貴頭象天兮足象
地父母道體宜保之洪範五福壽為最衛生切要

知三戒大怒大怒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
 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須戒性火不出兮心自定
 木還能一作ス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
 窮忘卻精用心不已失走一作ス元神勞形散盡中和
 氣更仗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費費則勞竭一作ス形若
 太勞勞則怯神若太傷傷則虛氣若太損損則絕
 世人欲識衛生道喜樂有常曠怒少心誠意正思
 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咽冬
 吹肺腎寧四季常長一作ス呼脾化食三焦嘻出舒一作ス
 熱難停當一作ス髮宜多梳氣宜鍊齒宜數叩津宜熱

子欲不死修崑崙雙手措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
 食甘冬月宜苦不宜鹹夏月增辛聊減苦秋來辛
 減少加酸季月可鹹甘略戒自然五藏保平安若
 能全減身康健滋味偏多無病難春寒莫教綿衣
 薄夏月汗多須換暑秋冬覺冷一作ス漸加添莫待
 病生纔服藥惟有夏月難調理伏陰在內忌冰一作ス
 水瓜桃生冷宜少餐免至秋冬成瘡痢心旺腎
 衰色少避養腎固精當節制常令充實勿空虛時
 食須知忌油膩太飽傷神饑傷胃太渴傷血多傷
 氣饑餐渴飲莫太過免致膨脹損心肺醉後強飲

飽強食去此二者不生疾人資飲食以養生去其甚者自安逸一作適食後須行百步多手摩臍腹食消磨夜半靈根灌清水丹田濁氣切須呵飲酒可以陶情性劇飲過多防有病肺為華蓋倘受傷咳嗽勞神能損命慎勿將鹽去點茶分明引賊入其家下焦虛冷令人瘦傷腎傷脾防病加坐臥防風吹腦後腦內受風人不壽更兼醉飽臥風中風入五內成災咎鴈有序兮犬有義黑鯉朝北知臣禮人無禮義反食之天地鬼神俱不喜養體須當節五辛五辛不節反傷身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

一作枯枯百病侵不問在家併在外若遇迅雷風雨大急空端肅畏天威靜坐澄心須謹戒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寬步子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頂天立地非容易飽食煖衣寧不愧思量難報因極恩朝夕焚香拜一作謝天地身安壽永事如何胸次平夷積善多惜命惜身兼惜氣請君熟玩衛生歌

壽親養老新書云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

四者嚙津液養臟氣五者莫瞋怒養肝氣六者美
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
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
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
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
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
藏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
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
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
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

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
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司馬承禎養生書曰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裸身
者非湯浴太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腸
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而實自
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太食而求長生但世
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
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
飢卽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
食五味未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

也手常應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
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形骸調理之法形
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也夫

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
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
部之所生病也 靈樞百病始生篇

養生要訣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
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
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妒六者若存
則養生之道徒設耳益未見其有益也

千金方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
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
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醜內不出遊外不返王公
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外及至生產不時字育太
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脈
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以綿纈燥之以五
味胎傷孩病而脆未得堅剛復縱情欲重重相生
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姦佐其間過謬常
有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
所習不純正也

神仙傳彭祖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
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
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
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
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
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遷不還故絕其源
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
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
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奪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
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也

名醫方考曰世人益精專於補腎此求其末也經曰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
能寫如斯言之則腎主藏精耳而生精之原因本
于五藏六府也

宋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辰巳間視
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
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甚覺有力
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更便就枕
血氣凝滯諸疾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
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

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楊文公談苑

王陽明曰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惟蓬寤語曰人生類以眠臥為晏息飲食為頤養不知睡眠最不可嗜禪家以為六慾之首嗜臥則損神氣飲食不可過多多能抑塞陽氣不能上升攝以養生實以殘生也君子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

躬淡餐少食常使腸胃清虛則神氣周流陰陽得

位此最養生之大要

千金方云夜勿過醉飽食勿精思為勞苦事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

管子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少飲酒多餒粥多茹

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

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

六千祿便空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陳繼儒岩棲幽事

五勞志勞思勞心勞憂勞瘦勞又五臟勞曰五勞

病源
候論

六極 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 同上

七傷 大飽傷脾 大怒傷肝 強力舉重久坐溼

地傷腎 形寒寒飲傷肺 憂愁思慮傷心 風

雨寒暑傷形 大恐懼不節傷志 同上

呻吟語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係謙抑盈滿是禍福關

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係養縱欲是人鬼關

論語曰知者樂仁者壽

吳臨川曰予嘗觀天下之人凡氣溫和者壽質之慈

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

諸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

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

躁者之所能及也

不責人即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華敬軒

養心氣

臞仙曰古之神聖之鑿能療入之心凡致斯疾皆原

於心調養失宜風寒之所感酒色之所傷也七情

六慾生於內陰陽二氣攻於外是謂病生於心害

攻於體也今只以人之易知易見者論之人心思

久久而體熱，人心思冰，久而體寒，悚則髮豎，驚則汗出，懼則肉戰，愧則面赤，悲則淚生，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間有所見，夜則寤夢有所思，夜則詰語，夢交合則精泄，此皆因心而生也。太白真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使病者盡去，心中一切思想放下，身心以我之天而合所事之天，則自然心君泰寧，性地平，和疾病自然安痊。藥未至，口病已忘矣。壽養叢書

司馬遷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又曰：神者生之本也。

形者生之具也。出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本傳

淮南子曰：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

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

梁劉勰新論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

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

達生錄曰：精氣神為內，三寶耳目口為外，三寶常使

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壽養叢書曰：耳耽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臟

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馳而不守。

正氣既散而邪淫之氣乘此生疾
讀書筆記曰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
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
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劉勰新論曰夫蜂蠆螫指則寤日煩擾蚊蟲嚙膚則
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入山則避蜂蠆
入室則驅蚊蠆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
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
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
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

汗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
不亦惑乎夫善養生者養內不養外也善養生者

又曰夫一哀一樂猶舉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
以生心神哉故萬人變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
萬物眩曜以惑一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
戶牖也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
而不言棄心而不慮

又曰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
府也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
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

燻喉之煙身安輦駟命曰召愛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成亦以之生

新論元本無鼻關只有耳目口身今以古學彙纂所載補之

達生錄曰人身元氣入目中五臟精神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內養之法常要垂簾返觀內照降心於丹田中使神氣抱固大玄

古今醫統曰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為務殊不知外

實則內虛也

大抵靜坐寡慾自可延年辟如爐火置風中則易滅置靜室則難燼此是定理 古今翰海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世經堂集常見欲卻病者求醫藥習修煉費盡心力卒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箇妙方孟子所謂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慾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魏莊渠遺書曰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強

老學菴筆記曰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邵康節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徇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剽之苟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省心錄曰多慾則傷生

福壽全書曰潞山幽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慾少故也

王昭素對于宋太祖云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老子曰治人事莫如嗇註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韓

非解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

達生錄曰人間思慮多忙何也大凡應接事務要

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緒萬端主

宰常定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若無主宰便只奔放如何不忙

程子曰敬勝百邪

遵生八牋曰莊敬亦是保養身心元氣工夫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

而不動也

或問養性之要孫思邈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唐書千一錄孫思邈論養性之要以畏為本一言蔽之矣

主天下者猶云如朽索之馭六馬況士庶乎

凡人飽暖安樂縱情恣意以致夭折者多矣使辛苦

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

邈論養性以憂畏為本其言反復切甚正此謂也

續醫說

黃山谷贈送張叔和詩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

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

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盤

孫思邈曰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慾少事少語少

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者

養性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殆云云此十二多不除

則榮衛失度血氣妄行慾生之本也

耳目日晝有一養生家云凡事能少長生不老

又曰多一言不如少一言增一事不如減一事

素問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殮泄故氣上矣喜則

氣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

葉舉而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
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
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是則腠
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
所歸慮息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外心皆
越故氣耗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
行故氣結矣舉痛論

漢書東方朔曰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
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

千金方曰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善驚喜忘善怒

遵生八牋曰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唐劉

心氣內損形神外散初雖無覺久則為弊

養生訣曰去暴怒以養其性少思慮以養其神省言
語以養其氣絕思慾以養其心

張魯叟曰日用之物不必求美皆以損吾精神所見
之人不可責備皆以養吾元氣

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
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

善誘文曰快心事過必為殃一時快意
事過傷身

胡廬山曰凡事必使可加酒飲微醉花看半開正此

意今人事求滿足必到無可加處不知世事到無可加處便可憂

達生錄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又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定為殃

仕學規範曰林英年七十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

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

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胸中

又孫公談圖

朱子曰病中不寬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

心養氣為務

薛氏醫案曰凡抱病者切不可須憂鬱只要調治無差

確守而久服之俟之歲時雖有此惡候恐未必遂

預厥命也此予親意親試者特書此以告後人

程子與邢和叔曰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

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

見況臨大事乎

朱子曰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

官所亦不敢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

有大事來即無以待之

採蘭雜誌曰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

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

益之道

明古廉李氏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早無精神

古今醫統曰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藏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

醫學入門曰夜讀久則血不歸肝而火衝頭目朝旦面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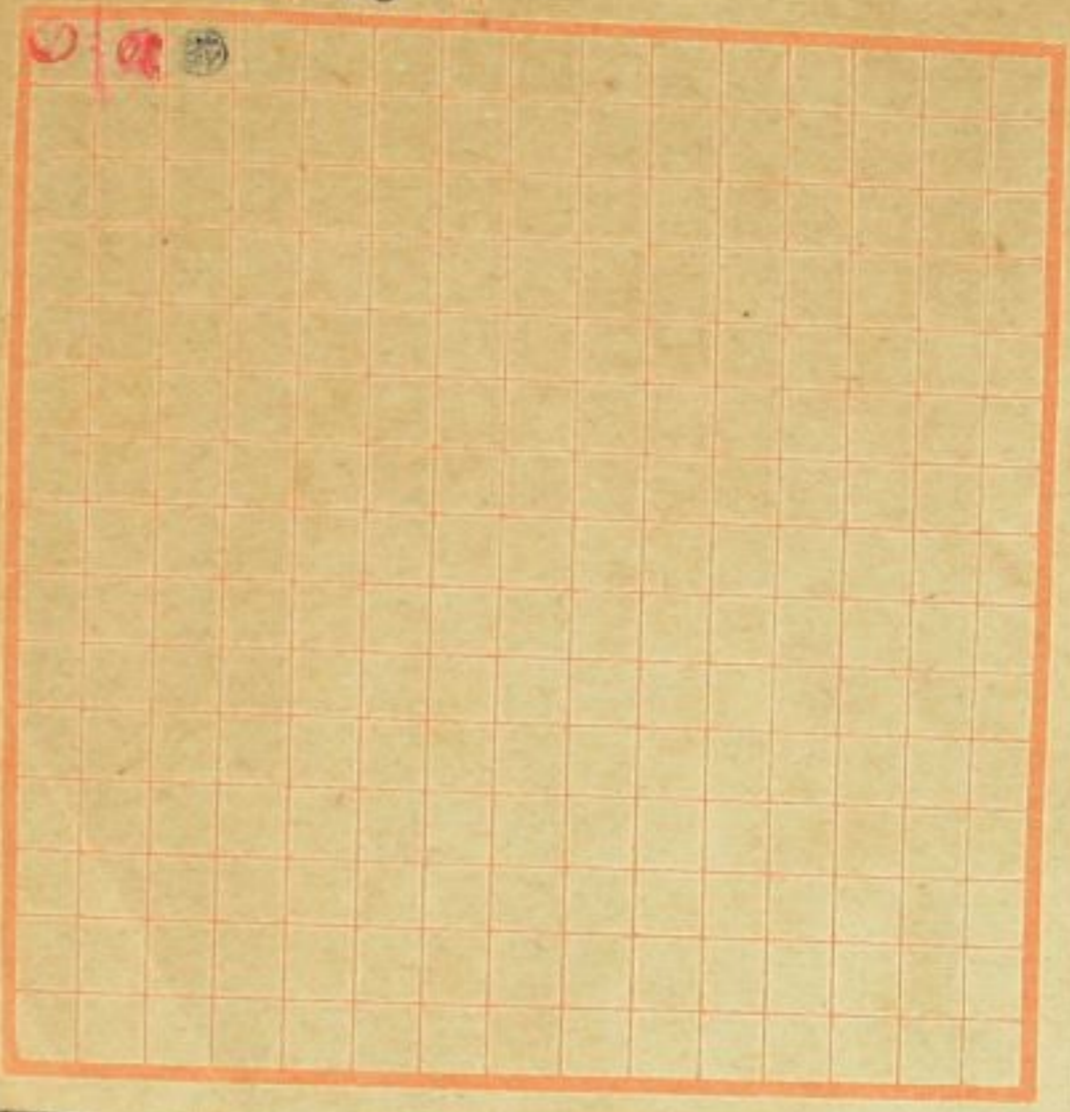
歐陽永叔試筆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

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吳臨川曰艸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整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于靜也

藥第二義 凡人一罹病網久支床第即神思性情亦幾為之磨竭不堪矣至延明醫餌善藥猶是第二義必先閒卻心身忘情思慮恬靜勿躁語默雍容一切事務漠不相聞起居得宜飲食擇美脫著隨時勿近佳麗勿戀娛悅勿過幽寂火亦易起既得保養之力然後佐以良劑勤服不輟自有甦起

3 年 10 月



之期

軒岐教正筆

養生論卷一

Vertical columns of faded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包之一終

